

欢迎投稿:qlwbzd@163.com

错了就改

●12月8日B6版《温故一九四二》:从小说到电影,倒数第三行:“当然,80年之后,冯小刚……”,“80年之后”应为“70年之后”。

●12月11日A10版《烟台明年起禁用高毒农药》倒数第五行:“飞蛾类病虫都具有趋光性”,“飞蛾类病虫”应为“飞蛾类害虫”。

●12月12日A15版《吸毒产生幻觉 持刀捅伤他人》第一栏:“当行驶至北外环与渤海二路交叉口附近时”,“渤海二路”应为“渤海二路”。

●12月13日B1版《民国初年山东军阀与省议会斗法纪事》第二栏:“张树元护理山东督军,兼护理省长”,句中“护理”应为“署理”。

●12月15日A11版《莫言:幸福难定位现在很轻松》第一段:“在机场莫言一行受到了中国作家主席铁铮等人的热情迎接”,“作家主席”应为“作协主席”。

●12月15日A13版《这比零蛋还要命 麦蒂摆挑子不干了》第二部分第二段:“进攻篮板球,篮下强打杨洋得心应手”,“杨洋”应为“样样”。

●12月17日A4版《中国改革应降低私企准入门槛》第一行:“6月份卸任世界银行行长的前美国国务卿佐利克”,“前美国国务卿”应为“前美国副国务卿”。

(感谢读者张忠祥、周而复始、陶玉山、张召来、崔常山的批评指正)

评报员之窗

汪克杰:12月12日A13版《回家仅一天,双双再次出走》,通过双双的出走,我们知道,回家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,双双的回家之路还很漫长。

李玉美:这样的孩子确实很让人头疼,她的心理肯定是不健康的。外边的世界对她来说更有诱惑力,封闭的、贫困的家庭根本不是她所想要的。所以,她绝对不会长期待在家里的。社会对她太好应该是主要的原因。

孙小荪:双双的自尊心极其脆弱,应该寻求心理医生的帮助,不是单纯的有爱有温暖就能解决问题。

编辑者说:双双毕竟只是个年仅13岁的孩子,我们不能用成年人的眼光去看她去评价她。无论她的家多么苦,多么穷,她都有权去渴望幸福和温暖。如果家里的一切没有改变,她不可能老老实实在安分守己地再回到那个她曾经出走的家里。她有她的命,社会有社会的责任,这种博弈大概还会持

续下去,直到她长大成人。

段玉文:12月13日A12版《“查超载的走了,快点过吧”》,德州一治超监测站附近有人通过给大货车司机“放哨”挣钱,为什么能挣到这样的钱?还是因为执法的漏洞。如果监测站执法人员能够坚守岗位,而不是玩忽职守,超载车还能有侥幸心理吗?

张庆金:这些人收的不是钱,是司机的安全隐患;她们送的也不是信,是丑陋。既然妇女们留有名片,执法部门应该根据名片查找这些人或者在前方不定期来个大检查,严查此事。

编辑者说:说到底,超载是问题的源头。收费站太多,增加了运输成本,不超载就挣不着钱,才使超载成为不治之症,从而滋生出各种乱象,导致了种种祸端。

张召来:12月12日A27版《梁启超传》第五栏“侯延爽”实为“侯延瑛”。侯延瑛,山东东平大羊村人,是付旭安(国学大师傅斯年父亲)的高足,后科举入仕。清末高

官,开明士绅。侯延爽不过是侯延瑛的谬传。希望编辑老师自此矫正之。

编辑者说:在网上搜索“侯延爽”和“侯延瑛”,前者比后者多许多倍,看来都是简单行事,以讹传讹了。瑛,高而向阳的地方,这名字好啊,感谢读者指正。

潘京华:12月14日A13版《快递拼车送货 同行途中调包》导语中说“快递10台笔记本电脑,到货后其中6台竟然不翼而飞,5台变成石头”。表述有歧义,把句子里的“其中”挪到“5台”前面,表述就很明白了。

编辑者说:有道理,有水平。

周芬:12月11日A10版《畜牧专家:速成鸡没那么可怕》,几个畜牧专家说速成鸡没那么可怕,是真的被证实了,还是只是他们这么说?

陶玉山:速成鸡不可怕,在这些所谓的专家眼里究竟什么才是可怕的?可怕的依据是什么?科学吗?如此信口雌黄,不能不让我们对这些专家的道德操守

产生质疑。作为报纸媒体用这样的文字作为报道标题显得有些草率随意。

编辑者说:水被污染了,可是你还得喝;空气被污染了,可是你还得喘。速成鸡可能有危险,这个可以不吃,但专家说没事,他意思是说你可以接着吃。事实证明,有些专家,他们的观点是被利益驱动的。我赞同读者的观点,没必要这么匆忙地听专家忽悠,至少稿子不必发这么大。

张庆金:12月17日A7版《大雾持续数日是否正常》,感觉这个题目不好,因为连续几年每年都出现这种情况,去年比今年厉害多了。把“是否”换成“实属”,乍一看这个题目,还让人感觉不正常,文章中再多涉及一些雾天的防护岂更好?

编辑者说:现在这季节,有大雾是正常的,但处在一个有污染的大环境中,“大雾”中包含了诸多不正常的因素,“是否”换成“实属”,就有些生硬、有些经不起推敲了。

徐洁:12月12日A15版《一个帖子牵出走私香烟大案》,文中第二栏第八行:“汤仁海上线吴林海,下线刘旭东(烟台人),刘旭东的上线温志伟等纷纷落网”有误。按照句中的说法刘旭东有两个上线,分别是汤仁海和温志伟,显然这是不可能的。根据文意推测后一个“刘旭东”应为“吴林海”。

刘学英:感谢读者关注。利用互联网买卖私烟,上下线关系是比较繁杂的,一个走私贩可以同时有多个下线,也可以有多个上线,例如仅汤仁海一人就有60多个上线。正因为这样,一个案子才能辐射到全国22个省区,给侦破造成极大的困难。

王红:感谢读者关注。利用互联网买卖私烟,上下线关系是比较繁杂的,一个走私贩可以同时有多个下线,也可以有多个上线,例如仅汤仁海一人就有60多个上线。正因为这样,一个案子才能辐射到全国22个省区,给侦破造成极大的困难。

跟爷爷学一手

济南趵突泉公园内,一群孩子围在老爷爷周围,老爷爷空竹玩得很棒:快跟爷爷学一手吧,这中国功夫可有意思啦!

拍客 张机



寻找盖瑞

作者:让·巴蒂斯特·杜蒙 翻译:孙开元

2009年11月的一天下午,我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火车站等车时,一个男人朝我走过来。他是个中年人,穿得很体面,黄胡子,神情很是忧郁。他对我说,他是英国人,名叫盖瑞·威尔逊,在从挪威来布鲁塞尔的火车上睡着了,等他醒来时,发现自己被偷,提包、手机、钱包、护照全都不见了。

他问我能不能借给他88欧元,这正好是他回挪威的车费。他承诺两天之内就会把钱打到我的银行卡上,边说还边哭起来。

我不知如何是好,那时我刚大学毕业,88欧元对我来说不是小数目,可眼前又是一个落难之人。记得几年前,我在巴塞罗那也被人偷过,那种身在异国、身无分文的恐慌感让我心有恻隐。

想了想,我给了盖瑞100欧元,因为他可能还需要买点吃的。他请求我给他在那边的妻子打个电话,告诉她,他正在回家的路上。我损失了一些钱,但是帮助了一个人,心里有种自豪感。

到家后,我按盖瑞给的号码拨了电话,不通。这让我有些疑惑,不过也没多想。一个星期后,我还没收到还款,又过了一个星期仍是没有音讯,这时我终于承认,自己受骗了。

起初我很愤怒,觉得自己像个笨蛋,怎么就那么容易上当呢?我想到报警,但又不想找麻烦。后来我渐渐对盖瑞起了好奇心:他是谁?他就靠在陌生人面前装哭生活吗?他怎么就盯上了我呢?

我在谷歌上搜索了“盖瑞·威尔逊”这个名字,发现还有不少人发帖诉说受过他的骗。他每次编的都是同一个故事,而且用词都一样。他似乎把这套台词练了很久,直到滚瓜烂熟。

这时,我决定制作一部关于盖

瑞的电影。不过我没打算找到这个人,只是想拜访几个受骗者来侧面描述他。我想知道,我们这些受骗者是否有什么相同之处。

和他们见面之后,我发现他们和我差不多,都是二三十岁的男人,就连面孔都类似,有些学生气、艺术气,有些天真。每当我见到一个受骗者,都像是对着镜子看自己。

于是我对盖瑞产生了兴趣,他是怎样让别人把钱掏出来的?我制作了几部通过调查拍摄出的电影短片,然后传到网站上。最初看这些片子的是我家人,后来看的人越来越多,不久我就有了1000多位观众。

这时我决定做进一步调查,并且有了找到盖瑞的想法。我给了自己10个月的时间,到时如果还没找到就准备放弃了。

9个月过去了,没有一点儿线索,就在我准备放弃时,有个网友联系到我,说他在阿姆斯特丹机场看到了盖瑞。我马上坐火车去了荷兰。我不敢肯定真能遇到他,甚至不知道是否能认出他。老实说,我都不敢肯定自己是否愿意再见到他,真遇到的话,我就将再一次面对自己的愚蠢。

我在机场呆了整整一天也没看到盖瑞,第二天,我走进一家咖啡馆,要了杯咖啡,这时,我漫不经心地一抬头,竟然看到他正坐在几米远的一张桌子旁!

我一时慌了神,就像是孩子碰到了大灰狼一样不知所措。过了一会儿,盖瑞站起身往外走,我只是看着他,没动地方。

大约半个小时后,他又回来了,并且走到我身边,再次背起那些台词——他是怎么丢了钱,如此这般,和以前一样。在他哭起来之前,我告诉我,我以前见过他一次,不会再信他那一套了,然后做了自我介绍。

盖瑞显然知道我的名字,他说他听说过那些电影,我估计那肯定是他的一块心病。我请他喝了次酒,也对他有了一些了解。他说,他干这事有十来年了,不仅能糊口,而且有钱住宾馆,一有警察找他他就逃跑。

盖瑞说,多数人会相信他的话并给他钱,但也有一些人会恼火地拒绝他。让我最感兴趣的是他对自己行骗的事还有明确的道德准则——他反复说他不是个坏人,比如他从不骗女人,因为觉得那样做不地道。他平时都是找看上去有些钱,又面带稚气的年轻男人下手,就像我这样的。

一开始发现盖瑞时,我非常恨他,后来我又可怜起了他:他没家,也没朋友,他像个孤魂野鬼一样,漫无目的地到处流浪。喝完酒之后,我们握了握手,互道珍重,然后各奔他方。

这些都是两年前的事了,但是,至今还不时有人联系我,告诉我他们是怎么受了盖瑞的骗。几乎每个月我都会接到来自巴黎、布鲁塞尔或阿姆斯特丹的电话。每当接到这样的电话,我都会有一种非常奇异的感觉,我有时觉得不大可能再见到盖瑞了,有时却觉得他始终就在我身边。



车上鲜花

作者:琼·亨德逊 翻译:费方利

译文

编辑:李皓冰
邮箱:2009fanyi@163.com

33年前的那个夏天,我混在各色人等中,每天都会挤公交车。那是大清早从郊区开过来的车,我们坐在车厢里昏昏欲睡,脑袋缩在衣领里,人们默不作声,个个无精打采。其中,有一个小个子的男乘客,头发已经灰白,他每天早上坐车到老年人中心。他总是一副郁郁寡欢的样子,走路时驼背,吃力地弯腰上车,然后默默地坐在司机后面的位子上。很少有人会注意到他。

然而,七月的一个早上,他竟然主动跟司机打招呼问好,落座之前,还略略环视了一下车厢,冲大家微笑着。司机谨慎地点点头,我们都沉默着。

第二天,老人精神矍铄地上了车,微笑着大声说:“大家早上好啊!”有些人抬起头,小声说了句“早上好”回应他。

接下来的几个礼拜,我就更留意他了。我们的这位朋友穿着很体面的旧西装,还系着一条宽宽的过时的领带,稀疏的头发是细心梳理过的。他每天跟大家问好,我们也开始对他点头,接着便互相攀谈起来。

一天早上,他手里拿着一束野花。由于天气热,花已经有点儿萎蔫。司机转过头来微笑着问他,“你是不是交了女朋友了,查理?”我们从来不知道他叫查理,只见他害羞地点头称是。

几个乘客吹起了口哨,还轻轻地拍拍他。落座前,

查理朝大家鞠了一躬,又挥了挥手里的花。

此后每天早上,查理都会带一束花。常乘这趟车的乘客也会给他带一束,轻轻地推推他,然后腼腆地说,“给你的。”大家都笑起来。大伙儿也开始开玩笑,彼此说说话,有时还一起读报。

秋天临近了,有一天早上,查理没有在他经常候车的公交车站出现;第二天,也未见他的身影;到了第三天,依旧不见他。我们都猜测他是不是病了,或者——但愿他是到哪里度假去了。

当车离老年人活动中心近一点儿的时候,一个女乘客让司机等一等,她要到老年人活动中心询问查理的情况。等她走回到车门的时候,大家都屏住了呼吸。

是的,老年人活动中心的工作人员说,他知道我们谈论的是谁。那位年老的绅士还好,但是那个礼拜他没有到活动中心去。他的一位好友周末过世了,他们估计他周一就会回来。接下来的路程,我们一路沉默。

下一个星期一,查理在公交车站出现了,他的背比以前更驼了,头发也越发灰白,这次没有打领带。他似乎又恢复到从前忧郁的样子,公交车内一片沉寂。

尽管谁都没开口,但车上所有对这个夏天念念不忘的人,都默默坐在那里,眼里溢满泪水——大家手里都握着一束野花。